西莊始存稿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六

序

張少華詩集序

憂悲愉喜夫人而有之光景物色隨所處而遇之惟工于言者爲能極其所至而傳之若此者才爲之乎情爲之乎情不深則無言或强言之人弗感也然則情者言之本也才將緣是而萌茁焉雖然請言其用夫遂古之謠諺疊疊而不能成聲才未開也小夫女子片言極致而無以與乎文章之觀才有所囿也即使爛然具體入著作之林矣而猶

或甘辛異宜丹素各適無他其才偏至而止也是則能達其情者非才不爲用有深于情而絀于才者矣未有才之至而無情者也才之用也廣之爲滄溟細之爲溝竇高之爲山嶽碎之爲璫珮壯之爲武賁弱之爲處女華之爲雕綺素之爲布蔌自非懸解超覽之士孰以與于斯乎今世之詩人多矣吾友張少華之才之妙茂有能兩之者也其體氣故高格復日變而不窮含洪幷纖鎔爲一器譬之天孫五色之雲錦化人九天之欻唾機杼獨出珠玉隨風茲非其才爲之與張子齒未逾中年遊

不越千里所更涉之憂悲愉喜物色光景宜若無多而挹其波瀾若無涯際自兹以往讀書日富更事日深解悟日遠元微之稱少陵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者夫亦何足爲張子難哉我　國家景運懿鑠文思横被人才蒸蔚如山川之雲氣春夏之草木牙頴傅羽翮者麻列藝林而張子適生其時海内愛才者將搴裳以就焉而予以蹇鈍之質憑軾而觀即張子一集而卜人才之日起也歎賞欣慕不能自已輙從而誇歎之如此

王琴德詩集序

予少攻詩祖構一隅於古作者之波瀾房奥懵然未有所得其後與琴德遊上下其議論不覺心開目明始能稍稍窺見六義之旨琴德之言曰詩之爲教雖小夫婦人一語稱工輒能傳世而論其極則學士大夫窮老盡氣翦刻規橅而往往不逮斯其故何與宋元君之命史作畫也其始儃儃然不趨其既解衣而槃礴鄭師文之學琴也內得于心而外應于器彼皆全乎天者也文章之能事惟詩境爲最濶而其感人亦最深若唐宋諸大家詩外皆有事在當其休乎天鈞而根器學問心精骨力

悟詣才鋒遂種種涌現于詩中後之人逐影而求之詎有當與琴德性情篤厚神觀飛越妙解獨契眡見古人心髓于千世之上興酣落筆急起而從之故持論如此蓋其宗法之高鑪錘之妙皆勝予數十籌而餘子之退舍卻步又無足論矣曩丁夘歲初與琴德會于金陵旋别去自後離合不常巳巳庚午同客吳門予居桃花塢琴德寓滄浪亭畔閒數日輙相見詩篇訓和頗多甲戌同舉南宫予留京師而琴德轉客濟南予送之廣寗門外執手悢悢不能别佇立道旁望其車塵漸遠乃躑躅歸

寓回思惝怳如昨日事蓋我兩人之別未有如是
之久者而琴德別後詩益奇奄有衆長不名一體
挹風騷之趣規開寶之格而變化縱恣出入于坡
谷之間中有天焉不可以人力與也予入都以後
所作如拙工之畫俗師之琴舐鉛和粉鉤絃柱指
而已矣其天不存焉蓋獨學無友故所得日以頹
墮回念昔日相從山游水泛途嬉巷飲每遇會心
狂呼大叫頭沒杯案中未知平生何日得再續此
樂序琴德之詩以貽之庶幾琴德之有以進予也

陳太暉青柯館集序

乾隆庚辰我　國家萬方逢喜慶典稠疊　特開
恩科試天下士於其鄉而平湖陳子太暉裒然領
浙江解首攜其所刻詩曰青柯館集者過余宣武
門邸舍乞爲之序予不敏謬爲四方君子使定其
詩者多矣獨于茲集作攬而聳然異之徐味焉而
灑然心愜也夫詩無真意則塗澤稗販皆爲假合
固不足道也而稍能攄寫胸臆則又往往俚鄙樸
僿辭不足以稱其情打油釘鉸去大方日遠矣太
暉　國之俊民家之才子天情閑美逸思雕華譬
若瑤林瓊樹未嘗求異於凡卉而抽蘂布條鬱然

獨秀陳子之詩洵非風塵中物色也然陳子之志則豈徒以其柯葉藹華之奇擢秀一時而已哉蓋有根柢焉今夫柏之爲木有銳葉者有圓葉者有側葉者又有松葉柏身者曰樅柏葉松身者曰栝皆柏之類而又各不同此如詩之平淡濃奇短章大篇格律體製紛然雜出而各不相襲也然其根柢槃深則無不同而薄植者無與焉當其生于兩石之閒更萬歲而不大若乃生之得其地上枝摩蒼下根拂黃霜皮黛色自拔于雲霄之表杜少陵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者是也集名青柯意在斯

乎塗澤稗販者如日及之朝榮而已矣俚鄙樸僿者雖麗有生意如社中之櫟其大蔽牛而終于不才嘻此太暉之所以異也抑更有說焉松之離奇近于狂而柏之質直近于狷太暉有取于少陵詠柏之句也意者不爲狂而欲爲狷乎離奇者人之所惡質直者固不甚諧俗然人亦不惡也夫然故能深以固靜以壽一旦 國家將構總章合宮營建章景福將必于如銅如石者是求即不然而偃蹇于空山窮谷之中其如銅如石自若也太暉勉之徒曰詩云乎哉

凌祖錫詩序

吳中詩人凡數人予皆友之於其中單出獨豎以風骨擅場者則推凌子祖錫昔唐人選詩惟殷璠氏英靈一集高於諸選其品騭盛唐諸家多以風骨爲言蓋詩之爲道主於發揮志節藻暢襟靈類多出於孤立行意者之所爲假令齷齪小夫其中未必有而强效昔人之章句縱復葳蕤可觀有識者或從而薄之無他風骨不存焉爾凌子之爲人海懷霞想蕭濬跨俗讀書而外好爲山澤之遊梯高涉深別有會心放而爲詩往往逸思奔發轥轢

一切其與數人者雖相視而笑若臭味然要之角然天出獨自成其爲湊子之詩則湊子之風骨爲之也所得如是洵可謂經奇者矣予舊疾未平頹唐自廢若數人者氣盛志銳咸能追逐古賢而湊子之詩排纘先就予因推明其不屑苟同焉者爲是說以貽之

張芸墅詩集序

癸酉冬復有出山之志至京師未數日得吾友王穀原又數日得張芸墅予居椿樹巷芸墅寓隔一巷也與穀原數過焉其時予所與遊者兩人而已

甚恨其少未幾芸墅別去明年穀原去自是以來至于今居京師八年矣而所得之友無幾然後歎前者旬月之間而得兩人之爲甚多也芸墅有才子曰焘既入翰林從予遊奉芸墅全集以來凡千餘篇予發而讀之益聞所未聞芸墅衿趣超邁即之温温然而胸中希高振奇羞與齷齪伍故其詩有逸氣翔視横拂側出于行墨之外而不可羈勒也性好佳山水登笠所至捫巖歷壑出窈入冥故其詩刻劃崖嶔妙于形似讀之者不啻披圖畫而得臥遊也以朋友爲性命死生契濶白頭如新故

其詩送別懷思贈酬和答悃欵敦素情餘于言一往而深迢迢盎盎使人味之無極聞之動心也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耶或謂近代宛陵之詩長于解悟嶺南之詩長于風力芸墅生宛陵官嶺南風流之所漸見聞之所涉亦有以助之夫芸墅之胸中固自有詩縱居窮鄉絕域何必不工獨其好之也專取之也博居鄉時輯宛雅一編攟摭宣州文獻略備以寓其尚友之思過嶺後偕蘇瑞一羅天尺輩攬環結珮好事者為繪論詩圖以傳于時所謂不薄今而愛古者蓋芸墅之性情在焉顧

予與芸墅京邸暫聚大海兩萍數載不可復合何日復相與酬嬉歡噱如椿樹巷時乎

少司農裘公使浙集序

今天子己巳之春金川平定崇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分遣廷臣祭告名山今少司農新建裘公時方官宮尹實膺南鎮會稽之命記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而職方氏九州各有鎮山其中兼有五嶽祀典尤重南鎮非嶽也春官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祀山林二者有異意者作鎮之山列于嶽者則用血祭不

列于嶽者仍用貍沈理或然歟而堯典又曰望于山川說者以爲告祭然則國有慶典遣官代祀亦告祭也公既蕆事歸輯其紀行之詩爲一卷曰使浙集竊嘗論之詩之興寄往往因境而移刻畫泉石者易于清新而未必能雄偉雍容臺省者務爲瑰麗而患不能超妙計惟奉使之臣感恩戀闕必有優渥之言而星軺所屆又得名山大川以攄豁其襟抱則于詩家爲宜然今之行人其詩歌可傳者卒尠何耶天機未高胸次凡猥當其銜命出疆有簡書之責有川涂跋涉之勞劻若廹窘詰屈無

暇寄情于江山翰墨閒者由斯以談詩之道豈繫乎其境哉夫是說也第可為中材言之而名賢達士初不以是概也予讀公此集其模山範水之作鏤空繪虛幾欲與苦吟之寒士較其工拙而至于紀述功德敷陳典禮端端皇皇又非若么絃偏韻徒斤斤摹寫于一邱一壑之奇者然則公之詩固不借助于境而亦非境之所能域者歟　本朝稱詩者羣推新城王尚書尚書以康熙甲子官少詹事奉　命祭告南海撰粵行三志皇華紀聞又刻其詩為南海集今公亦以宮端代祀與尚書先後

脗合而詩歌之工又如是後之學者讀公此集不知以爲與南海集何如也

金軒來豳風月令詩序

全椒金子啓南字軒來以善詩稱頻年客蜀轉客京師所著遊稿甚富頃復自出新意取詩豳風及小戴禮記月令篇拈題賦之得五言八韻律詩如干首律之細韻之高一時作者未能或之先也考之唐試帖命題雜取載籍罕有及六經者閒有如鶯出谷之類則又委巷流傳爲大雅所弗道蓋詞賦盛而經術衰故貞觀義疏之學終唐一代傳習

者甚寡

今天子金聲玉振以實學爲海內倡更定取士令式丁丑禮部試貢士首以循名責實發題蓋欲學者削煩除濫崇雅黜浮由記問辭章而徐進于研經窮理之地

皇極之敷言垂訓深切如此軒來之爲是編也取經義而鼓吹焉笙簧焉于有韻之文即具訓詁之學庶不致于務華而揆其實也且此二篇者稼穡艱難之象欽若茂對之理靡不具于其中取而詠之不與責實之

訓益有合乎昔者杜氏仲連有月令詩一卷載于通志今已無存至豳風前人雖未見吟詠而明初林子奐嘗繪圖五幀藏于秘府是編出一洗唐人命題之陋可以補仲連之闕而與林氏之圖並傳矣

岡齡弟小停雲館詩集序

曩予與岡齡山游水泛靡日不同泊予浪迹四方北則齊魯燕趙南則荆楚閩越與岡齡别甚久而岡齡居閑養痾品日高藝日工士林交推重焉予服闋里居始得與岡齡復尋宿好讀其詩已裒然

成集直將追踪前哲不僅雄長一時已也昔人論吾家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蓋詩人之作繪形于色象之外寓意於煙墨之餘實與六法宗旨相爲表裏古之兼工詩畫者摩詰而外坡仙米顛及趙吳興董華亭其尤也而吳中則莫如待詔文衡山先生予觀其甫田集清眞古淡詩品之高與畫品同千百年後挹其清芬有餘慕焉而岡齡生衡山之鄉私淑最切顏其讀書處爲小停雲齋卽以名其集岡齡畫品固直逼衡山矣而詩復峻潔幽秀冲和妍雅當更與甫田集並傳也然則觀于岡

齡之詩畫兼工而或謂藝之至者不兩能豈篤論歟觀于岡齡之希風待詔而或謂古今人不相及不又成虛語歟嘻人生歲月飄忽前塵影事無一可據爲我有也惟翰墨文章流傳最遠此何良俊所謂衡山常在天地間是已回憶二十年前予與岡齡聯牀話雨拍肩把臂轉眼如昨而吾兩人皆非少壯人矣岡齡獨能以其詩畫自寫須麋留之藝苑予不勝欣歎遂爲題其端岡齡名廷魁由名諸生貢入成均所居曰盤溪草堂學者因别呼盤溪云

魏生詩序

聞之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蓋聲詩之道本乎風教關乎家國君父之大非獨山林長往幽憂侘傺不得志者所能工也士君子生逢盛際苟具能賦之才即其異日之對揚明廷敷陳絕業可卜焉歲戊辰

天子肇舉東巡大典登臨所及

睿藻煒煌而高淳魏生恭和

御製殆遍都爲一編鋟諸木將以遍干當世之公卿而謁予爲序生草莽之臣也賡和

天章大夫之職也予於此可以得生之志已夫風騷之作類皆發乎忠愛之思卷阿天保已爲後世應制奏御之作導夫先路生雖跧伏衡茅然當此千載一遇之會其忠愛之思勃鬱而不自禁固宜其長言詠歎惟恐不足將所謂可爲大夫者非歟生居石臼湖南煙波耕釣足以自樂懷文抱質詎忠終匿而不出邪對揚明廷敷陳絶業之事生其勉爲新詩靜以俟之

鄭慎人燕中懷古詩序

今京師爲幽薊舊壤在漢爲冀州在唐爲范陽遺

金元明以來荒墟廢壘斷垣殘甃遺迹尤不可勝數修地志者主于紀事載實而已至于登臨憑弔永歎長言則惟托諸詩歌爲宜自昔燕山懷古之作惟陳子昂盧藏用諸篇最著其後范致能元遒問使其詩亦能具體若王秋澗趙滏水元遺山郝陵川程雪樓姚牧菴盧疎齋之流留題覽古更彬彬盛矣莆田鄭慎人客京師別出新意取諸古蹟各爲一詩其意主于懷古而體格則樂府遺聲也長者數百言少或數十言以著書之筆論事之識而一寓之于詩不特使登臨憑弔者讀之低徊感

歎足以發其遐曠之思而隸事之工持論之正柳亦地志家所莫能遺也慎人夾漈之系著述頗有家法此一編者特其碎金爾序而刻之以貽好事者

紀心齋啼猿集序

予居京師殤子女五人紀侍御心齋時相過慰藉時侍御逾四十未有子也其後持服南歸服除得一子重挈家口北來而所得子亦以痘殤乃出所著啼猿集示予予讀之爲侍御悲兼自悲矣予之悲悲其所喪之多假令如侍御之喪其一不若是

悲矣侍御之悲悲其所得之艱假令如子得子之易亦不若是悲矣骨肉之愛至重也何以若此蓋天下豪者之愛其子每甚于窶者豪者以多子爲福惟恐或損之窶者以多子爲累喪其一未必甚悲也必如子所喪之多而後悲焉豪者多畜妾媵得子甚易而偶失之則以爲大戚窶者得子易則賤而忽之不甚珍惜也必如侍御之得之甚艱而復失之而後悲焉夫骨肉之愛而以所遇分厚薄亦可傷矣乃天于豪者輒多畀之以子于窶者反從而奪之嗚呼何不平之甚也豪者多不能爲詩

寠者深哀永歎多借詩以發之吁詩果足以紓予之悲乎哉究之亦何補于亡者也夫悲之而無補于亡者此其悲之所以無終極也

袁漢初壽序

士之所重不必名位也其事親不必祿養也然爲親者多以是望其子歐陽詹之父母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今之欲仕者于古人所爲求志達道拜獻成身之義一切姑置勿論但就其爲養之一端言之庶幾猶爲近道者與彼其汲汲營營惟懼不得疑亦君

子之所弗識也雖然祿養有命不可必得也假令樵山釣水差足以給勤身力作以奉甘旨所謂力養非耶士之舉于行省試于禮部也不下數千人一旦通籍授官歸拜其親捧檄而趨庭衣錦而舞綵閭里指目以相夸詡斯亦奉親之至榮也斯榮也横目二足者往往得之而袁君蕙纕力學治古文五試禮部不第將納履而歸爲其親漢初翁壽自恨連蹇不能中有司程度以一當親意求予爲文歸而張之壁以侑一觴予雖不識漢初翁觀其子之志于古意其人亦必賢者也夫古所謂行義

成身而仕者在蕙纕既有所未暇及而世俗之捧檄而衣錦者命又不能致也不得已而言力養則蕙纕又酷貧無山可採無水可釣即欲麴桑蓺秫牧豕呼牛亦不可得吁蕙纕可謂窮矣所藉以博其親一笑之歡者惟此區區一序惜乎予之羈窮孤特其言無足重輕不能慰漢初翁以申蕙纕之志也

吳母程安人壽詩序

吳君二匏之賢母程安人守節撫孤四十年辛巳四月七十生辰徵詩四方作者數百人二匏彙成

一帙屬予序之予觀古來才士之工于文者每樂得奇節偉行而爲之摹寫然後其文足以聳動觀聽增長氣燄又或旁采巾幗中之幽光潛德以發抒其筆力若李習之于高愍女歸熙甫于張貞婦恒沾沾自喜三致意焉甚矣文章之傳托于其人其事以爲重也　國家致治之極遠邁隆古天下純純然安其分守其職士大夫于道德氣節事業功名皆無可以自見非人才之不及古也既無險難閔凶之遘于其前則亦不復有艱苦卓絕之行以震耀人之耳目而嶄峻之筆奇偉之文亦幾于

無所用降而求之意惟巾幗之中尚有潛隱伏陳可供紀述者與安人之稱未亡人也年二十九力持門户以母兼父師二甥承安人教鵲起藝苑乾隆丁丑　御試高等賜官禁近遠近皆稱安人若節之報也如安人所樹立可謂難矣然其所行實皆庸行非有犯危難蹈湯火之烈也雖然彼犯危難蹈湯火而甘之如飴竟伸其志者亦不過各求其心之所安焉而已矣奇之至而實非有所改于庸也若安人之守節撫孤四十年如一日而親見其子之成立庸之至而要非有所歉于奇也然則

謂必待奇事始足以發奇文此特才士之結習簸弄柔翰以取名者之所爲而儒者之文不爾也夫以安人之高節持之堅守之壹其後日之膺旌受封皆意計之所不及料而況名譽之播聞乎徵詩四方以發揮而揚厲之者二鮑志也于安人何有焉

記

重修蘇州府大堂記

蘇州府治廳事創於唐乾寧元年自唐歷明迭有興廢 國朝順治初始重構大堂迄今復百餘載堂漸圮棟橈榱折丹粉剝落風雨瀸漏過者惴惴焉厭覆是懼乾隆十六年閏五月郡守劉公以曹州守銜 命移任是邦甫下車見堂圮不治愁然憂之念政務旁午未遑也逾年利興弊革案無留牘乃請於大中丞莊公出罰鍰所儲鳩工庀材撤

其舊而新之教授萬君佐其役粢榱桷瓦甓釘鉸之屬必躬視焉毋有苦窳既蕆事請予記之予於是慨然歎公之能識政體且敏於其職而又以知一時涖斯土者上下共濟之誼因以慶吳人之遭郡之有堂也教令於是乎出賦役獄訟於是乎理合郡人士於是乎辨等威而尊瞻聽所繫綦重矣矧蘇州自昔號大郡今日更甲於江表其人物殷庶山水秀異冠簪萃聚財賦繁殖咸稱天下首乃府治之堂顧聽其橈折剥落戲漏厭覆之爲虞其曷以稱惟是政體之不明媮爲一切苟且之務

將必置增葺爲後圖即或有意整飭而翫愒退縮
繭然而疲亦將中輟劉公以詞臣負開濟略屢典
劇郡獨能舉百餘載幾廢之迹而繕完之雖因舊
而功不減於剏詎不偉歟抑又思居官者有所興
作貴上下協和苟在上者或從而掣其肘俾不得
展布其僚屬又莫爲盡力即有志欲爲而亦難以
集事惟莊公以起廢爲必不可緩朝請而夕報可
藺君又左右贊助之斯其上下共濟之誼尤卓卓
足述者予聞明宣宗朝周文襄忱撫吳倚任郡守
況公鍾若減浮糧開水利諸事況公請之文襄主

持之故吳人蒙其利今吳復得賢中丞與賢郡守相與以有成推此以修舉廢墮何事之不可集予能勿爲吳人慶邪工始於壬申五月斷手於八月計糜白金若干鎰莊公名有恭廣東廣州番禺人劉公名櫨雲南永北人萬君名卓常州武進人例得備書

重濬常熟縣福山塘記

常熟爲縣舊號澤國南則震澤之水以縣爲委輸而西北枕大江東接滄溟江海吞吐有二十四浦引其流以備旱澇其最大者爲白茆浦次則福山

塘塘起邑城鎭海門四十里抵江門漑兩岸田數千頃抑江海之蓄洩皆資塘塘塞闔邑俱病則仰是塘者幾數萬頃明永樂閒夏司農原吉姚黃門伯善伍僉憲福先後疏瀹久而復堙萬歷中耿侯橘始大濬之侯纂有水利書顧亭林先生歎爲精心農政者也 國朝康熙十九年雍正五年出帑金重濬者再工小未復其故且塘納海水潮汐往來一石而泥數斗較他水尤易淤迄今復二十餘載遂爲沮洳蓋其害有三焉無蓄洩之利陽并游臻田以不治害之最大者一行旅不達江北通泰

二州估船貿易者皆裹足其害二福山白茆諸鄉距城遠民納穗秸者舟楫不得通襁負輸將因重困其害三辛未之歲郡守劉公廉得其狀乃躬歷邑境同邑令李君相視情形士民咸踴躍願計畝出貲以襄事遂請於憲司酌定章程以法懲奸究之撓阻者經始於乾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竣工從城北門福履橋至福山南門柵口凡四千四百八丈深六尺面廣五丈底廣二丈五尺縻白金一萬三千一百五兩有奇是役也僉謂劉公實終始厥事以嘉惠兆庶

厥功不訾公覺然不敢當既又念茲事不可以無傳俾予爲文記之予惟農田者民食之本也水利者農田之本也言水利自秦漢以來如鄭白之渠樊惠之渠咸傳爲歌謠足垂百世之利宋元後水利尤重於東南築圩開浦之法前人言之詳矣惟海虞之水前人皆首重白茆而管氏之記謂福山要害不在白茆下蓋白茆者承震澤以入海福山者引海以溉田勢有並重不可偏廢也然則復夏耿諸公之成績俾斥鹵化爲膏腴劉公之盡心於民者如是可謂知本計也已公諱棊雲南永北人

乾隆丁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知四川順慶重慶山東曹州三郡遷蘇州今擢常鎮揚通道按察使司副使

滸墅關義學記

姑蘇滸墅關舊有義學刱自明嘉靖庚寅榷使方公鵬萬歷間李公佺臺洪公敘初先後廓而大之並夫子廟三楹輔以兩廡屏以戟門縈以泮水夫子廟西為堂三楹扁曰明善為諸生肄業地詳見繆先生昌期記中入 國朝因而弗改春秋丁祭及諸生膏火俱榷使以羨餘公帑給之乾隆丁卯

大中丞安公復捐貲增葺規模燦然春誦夏絃樂羣敬業彬彬稱盛焉壬申之秋有安男子爲社長建議以西廡改社倉復欲改明善堂作會計出納所二百餘年作人造士之緒將一旦廢墜士民咸不平相率號於當事時安公以織部攝榷使即以書抵郡守劉公言其不可公嚴飭別擇倉地義學獲全於是遠近慕義爭輸白金若干重加繕治梁柱朽壞者易之丹粉剝落者新之工竣乞予文勒諸石予考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以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後世學校與古寖殊而義

學之設猶有家塾黨庠術序之遺意蓋其制特近古且滸墅之學尤有切而不容緩者其地當九達之衝舟車所經夫估游客所萃其豪恣之俗呰窳媮生之習相煽成風惟設之學以儒術漸摩之庶足葆其淳樸之氣今賢公卿知俗吏刀筆筐篋之爲不足以化民成俗力排浮議而存之於以振興儒術爲士民勸而一時士民聞斯令者皆踴躍悅服樂趨厥事亦以見人性之善而天下舊章成憲之無不可復也是役也爭先捐助者陳生之楷等若而人而董其事者爲夏生潢施生夔王生宗濂

云

永豐縣學記

廬陵之支邑曰永豐縣縣有學屢徙而未定其先創自宋至和間在縣治西南紹興七年遷縣治東十七年復遷縣治南即今重建址也自宋歷元明迭有興廢至國朝康熙五十七年夫子廟年久圯壞乃改爲崇聖祠其齋署如故而移建夫子廟於縣治左顧偪處闤闠湫隘囂塵特出一時權宜不足爲經久計乾隆十三年知縣事江侯伍圖洪意請復遷原址而重建焉又念原址瀕於江多水

患前所建皆庳陋故頻屢徙乃廓大之倍於其舊
閎三載工竣縻白金一萬八千有奇中爲夫子廟
廟後爲崇聖祠前列兩廡其他尊經藏書祭器樂
器有庫大成有門名宦鄉賢有祠省牲齋宿有所
禮門義路有坊有泮池有戟門其左爲明倫堂爲
奎文閣爲忠義節孝等祠爲射圃繚以周垣其外
築隄三十三丈以捍水又創置學田二百畝有奇
以給生徒膏火費壯麗堅緻形彩鴻紛釋菜告成
遠近歡躍乃礱貞石乞予記其緣起稽古成均之
法既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至於鄉大

夫州長黨正族師閭師比長各掌教事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七年小成九年大成嗚呼盛矣迨其衰也青領佩玉之士廢其學業去而乘城見闕以候望爲樂於是學子廢而思之則曰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蓋刺學校不修也洵乎化民成俗之本學校爲首務已今

國家承平以來

列聖重光表章正學以儒術爲海內倡大化翔洽百有餘年於茲天下府州縣衛莫不有學其制蓋猶然族師閭師比長之遺意而永豐一邑猶以規制未備爲憾江侯懼學子之將去而不嗣音也獨

舉垂廢之緒而益勉振興之非能深識化民成俗之本而勤於其職者與宜永豐夙稱人文秀異地歐陽文忠公實生其鄉其文章風節爲一世所宗今重建斯學凡爲師若弟子者誠能服習鄉先正之緒言由是以蘄至乎聖賢之路比年而校之小成大成之盛必有復見於今日者予故樂睹其成而以蘄至于古者爲此邦之人士勸焉

儀徵縣許氏五世建學記

建學有司職也好義者或率私錢以助役亦間有之獨儀徵許氏以五世建學聞儀徵地濵江介爲

江淮發運所人習鹽筴許氏世有善行不與衆商伍縣學舊在城東明洪武初因州學址重建萬歷初知縣事樊養鳳徙于資福寺基明末頹廢國朝康熙乙卯許氏有贈中憲大夫承遠者創建大成殿及兩廡承遠病且卒命其子中書舍人松齡續建明倫堂甲子松齡建堂成并葺居仁由義二齋甲午松齡子附貢生候選知縣彪復建尊經閣製藏書之櫝數十購經籍貯之雍正乙卯遭大風棟楹榱摧剝彪之子候選州判華夫復捐貲繕治癸酉華夫之子上舍天球又增葺之來乞言于序

今自習俗之媮也賈郎估客坐擁厚貲拔一毛利天下有所不爲而土木之費多施之浮屠老子之宮往往金碧構架聳出乎飛巖絕壑之表而黌序傾撓蔑有過而問焉視許氏是舉可以愧矣且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一家之事其咸之猶有難者許氏以一邑之事爲家事而復世濟其美勿替引之俾師若弟子咸得有絃誦地非仁人之用心歟昔者文翁治蜀興學校既去吏民思之爲作學堂于其側彼當官盡職者其賢猶傳于後世許氏于學非有職守而勇于義如此其

將與斯學相爲終始又可信巳故不辭而爲之記

户部土地神祠記

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神祠之不見于祀典而莫能廢者土地其一巳古土地之祀則神州地祇社稷是也後世既以神州地祇爲一又祀社稷矣乃又以守土之神爲城隍其名始南北朝見唐張說杜牧李商隱之文又因城隍而析之爲土地按其名似城隍小于土地而其實則土地反小于城隍城隍惟郡邑有之而土地則一廨署一聚落皆得祀焉于唐以前未之有也惟朱長文伯原稱唐

石刻燃燈經在汾州衙土地廟中韓琦安陽集有祭賛皇縣太平鄉壯馬村土地神文晁補之雞肋集有祭亳州土地文鄭俠讁英州賃居明化僧寺有賽謝明化寺土地文而朱子文集亦有祭土地文則此號蓋起于宋時而明亦祀之雖不載于正史而見于正統間之童謠所謂雨帝雨帝城隍土地者是也戶部署向有土地祠明天順間建尚書年富侍郎薛遠實董其事湖廣清吏司郎中江陰卞榮爲文記之歷久且廢乾隆丁丑秋協辦大學士大司農蔣公溥少司農劉公綸相率出錢重建

既成闓爽過于其舊神用悅康歲時祈賽克稱焉夫土地之所從來既非一日而戶部爲周禮地官之職其官爵勳階實定于唐十戶部二度支三金部四倉部今分直省十四司即戶部屬也銀庫緞疋庫顔料部即度支金部倉部之意也而徭賦職貢之方經費賙給之算藏貨贏儲之准悉以咨之亦與古無殊其事較他部尤繁所繫尤重然則神之以妥以侑以福吾人所益多矣今者秩祀斯所寧惟神之靈有所依抑亦合署之慶也是爲記

吳縣陶氏義莊記

所貴乎鉅室甲族者儒碩彥者爲其能敦任恤樂施予以芘其宗人俾緩急有所恃賴而其人亦遂爲一鄉表率風漸俗摩日進于淳龎篤厚之地厥功甚偉故國家特設爲異格以尊禮之斯足貴也昔我

聖祖首頒惇睦宗族之訓越若

世宗則有樂善好施之旌

皇上御極以來凡出粟振饑者或給與職銜章服或爲建坊表其門閭烏頭綽楔具載璽書以爲光寵蓋士之爲義于其鄉者出于其心之誠非有所

求于上也上之重義舉而爲之旌別不使與齊民齒將以風勸薄俗非有所私于其人也上下交相待然後風俗成焉吳縣陶氏其先世在明初爲鳳陽勳衛官其後有靖儀公以龍驤衛千户調蘇州衛右所永樂中征交阯陣沒交阯平䘏死事賜葬吳縣華山之麓實爲遷吳始祖迄今將四百載支派蕃衍中人之産數分析則不繼鰥寡孤獨廢疾者莫能養也于是故候選員外郎諱篠字渭陽捐常稔田一千餘畝以贍族人又出白金二千餘兩屋三十餘楹以爲要會出納之地乾隆十五年江

蘇巡撫奏其事得
旨議叙以原銜升班先用嗚呼以一人一家之事
而得上徹
宸聽綸章特賁何其榮與豈非以睦婣任恤之誼
有足為風俗勸者與陶氏之為吳中著姓而非徒
擁厚貲者所敢望蓋以此也慨自大宗繼別族食
族燕之法廢凡古所謂繫以族得民相與攜持固
結而不可解者其道漸不可復矣義莊之設宗法
之變而合乎古者也在宋皇祐初范文正公實刱
斯舉錢公輔記之載于宋史及東都事略而歐陽

公作神道碑不著其事者偶遺之爾厥後東陽陳德高設于開禧間記之者渭南陸氏無錫華雲設于明嘉靖間記之者荊川唐氏也然古之爲義莊者未聞上之人有恩數以表之也故陸氏之記深慮夫爲善者之無所勸而致望于府牧邑長丞掾曹吏以及其鄉之鄉大夫先生處士爲之綱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今陶氏之事遂得發聞于
朝親承溫綍遠邇聳聽視府牧邑長丞掾曹吏之力豈不相什伯與于以見我　國家以重民爲家法政教所被靡隱弗達如此故澆漓之習日以革

惇敘之風日以懋有自來矣蓋非獨爲陶氏一家之榮而已也渭陽哲嗣爲我友夔典力學砥行爲名諸生曩與予定交京師臨别屬記義莊本末諾之未果今年郵寄事略一冊屬其況在衡復以請遂爲撰次如右云

嘉定縣移建育嬰堂記

育嬰堂收養棄嬰自順治十七年以來累奉
詔旨著爲令嘉定向置于城內東南隅垣守庳隘乳婦無所棲多攜嬰各歸其家月朔赴堂支雇直而已以故乳哺但存空名司事者無由鉤稽久之

且就圯矣又其地曠少居民僉謂不便乾隆二十九年里之善士相與謀曰今欲永善舉必得善地而憚遷改惜勞費事曷以集迺告于邑令具以白監司大吏擇城隍廟東隙地移建焉地當孔道諸務易給諸善士各捐白金如干鎰既構堂于中復翼以門廡廊舍庖湢井匽畢具落成請予記之予考王制有曰幼而無父者有常餼月令則曰仲春養幼少存諸孤而又有所謂春饗孤子秋食耆老之文夫僅以春養而言則三時尚有闕豈上之人歲一舉行而餘時則聽民之自爲經理與若常餼

其費甚繁不知何從而出也周官大司徒保息之
政有六先以慈幼鄭氏注引越語范蠡之策以說
之産子三人者與之母二人者與之餼意蠡爲報
吳立此權禮而其制則亦有所因故鄭氏援以說
經與要其條目之詳不可得聞矣今茲之恤孤保
赤蓋猶然春養之法保息之意焉予又伏讀
皇考世宗上諭因京師廣寧廣渠諸門有育嬰堂
敕郡邑未建者悉補建又必擇通都大邑人煙稠
集之處行之然則堂之移于此不特協經義亦遵
綸言也諸君子好義種德踴躍趨事自今以後資

用日以贍條理日以密可爲經久之計非盛事與嗚呼天之道樂生而惡殺是故兩間皆生氣也人心一生機也古之聖人欲使天下無一物不遂其生物之遊于其宇者咸悠然無夭閼摧折之患此其道甚大而其運轉天下者甚微彈丸下邑撮十數黃口飼之事若細甚然而惻隱之心人所固有一命之士心存利物于事必有所濟不可于此徵其端哉登是堂者睹幼孤之遂長樂疵癘之不生有不欣慕喜悅油油然動其心者哉洵乎人性之大同而爲善之可樂也其捐金倡義者爲俞復軌

楊隆吉周宏遠嚴錦堂徐裕崑若而人屬予以文
者汪蓋思也

重修滋陽縣大堂記

乾隆某年新安朱君謁選得滋陽令入其郛草礫
交於衢登其廳事棟宇庳陋且滲漏剝落焉爰詢
之寮吏則皆曰斯堂之立也一修於明宏治中胡
侯縉再修於嘉靖中江侯應昴今二百年於茲矣
凡令斯土者視去其官如逆旅傳舍置增葺爲緩
圖斯堂之廢不治固其所爾朱君喟然者久之逾
時政決案少留牘乃節縮月俸所入撤其舊而新

之楶榱杗廇扆甓釘鉸之類必躬視焉毋有苦窳工既竣屬予書其顛末予惟海右之邦兗稱劇鎮而領縣則淄陽為首古之陋巷近在縣南闕黨達巷在城北舞雩在城東南此皆禽父之所治而孔顏之所居也其南池東門則又李白杜甫之所吟眺也從來多古意不信然哉夫縣治之有堂乃一邑發號施令之地荒而不治將渴賴焉且淄陽之小人號鄙野難治將欲尊其瞻視非崇基立觀以示之非所以端治體也朱君于政理之暇修舉廢墜率作興事可謂盡心焉耳矣落成之後堂東西

庫及廨舍左右廂次第就理又泗水自龍灣河口入境環東北隅至金口壩折而西亦率私錢甃以石蒼龍臥隄桃花夾岸再還舊觀因其事並系邑中遂牽連附書之使後之人有所考焉

記

鳳凰山種松記

吳區爲東南巨浸中有東西洞庭兩山最奇東山之麓别名鳳凰山其村曰官莊東接厩里西距莫釐峰南爲錦鳩峰而其北則三萬六千頃風濤浩淼彌望無際蓋山之奇盡於此云宋元以來吳氏世居鳳凰山明處士某因山勢之蜿蜒起伏植松數萬株景色益奇而行者亦得所休憩焉康熙三十年水溢松漸凋敝民緣以爲利斬伐殆盡過者

咸惜之上舍某處士耳孫也敏而篤於義復捐貲植松未幾皆作龍鱗蒼皮黛色蔚然改觀矣憶予昔戊辰之秋挐舟入五湖沿查灣至碧螺峰人煙水石枇杷橘柚掩映層崖疊巘間振衣登莫釐峰長瀾蕩潏亂山回合遙望西山在煙水空碧中若十丈青蛟盤舞而來信乎為吳中奇境之最而獨未至鳳凰山今聞吳君之居復有數萬長松錯植林麓爪甲之而盤挐雲表他日儻復過此山撫茲松以盤桓其為奇又當何如也吳君是舉也承先志全奇勝庇行人三善備焉懼其事堙鬱不彰將

復被斬伐俾予大書於石而鑱之封植嘉樹以無忘先志尚有望於後之人

耿氏家廟記

王制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鄭康成以爲大夫三廟謂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而上士則二廟蓋諸侯支子爲卿大夫或自他國來者或起自民庶致位卿大夫者皆爲別子苟非庶人皆得立爲宗家廟之所由昉也古矣給事虞城耿君行已立朝俱爲一時所

推光加意於報本睦族之大耿氏於虞城爲鉅族而家廟未建給事之尊人太常公每以爲念給事仰承先志思營構以貽久遠顧洊歷宦途未能也其後解組歸田乃力圖之經始於乙丑八月爲寢室兩廡以棲高曾祖禰之主於禮大夫欲祭高祖則請於君謂之干祫給事之上及高祖仿此意也明歲丙寅而給事病瀕危猶以家廟未成命其子某某凜遵遺命增建享堂祧室若干楹若重門若周垣若庖湢以及省牲展餼視滌贊盥之所無不備舉成於丁卯之秋乞予爲記予惟今日宗子之

法漸廢而民俗日趨於媮薄二一本之親至視若路人即有一二好義之士或畏其事之難成有初鮮終者多矣若耿氏三世繼述不懈益虔而卒底於成天下詎復有難集之事耶子爲詳考禮文紬繹康成之說旣歎家廟之制之近古而又嘉耿氏祖孫父子之善承先志而深得夫先王合族以食序以昭繆之義也於是乎書

重修吳相伍大夫廟記

古志節功名之士沒而爲神其神如地中之水無處不發不必于其故國也然其故國尤爲神之所

往來憑依而不去則祀之顧可闕哉吾吳故有張睢陽文信國諸廟皆非吳産也有其舉之莫或敢廢況吳相伍大夫立功于吳殉節于吳報祀之典尤爲允協舊廟或于胥山或于盤門或于東洞庭山楊灣里廢興不一明萬曆三十二年參議伍容菴先生袁萃始重建于胥門内朱家園至我　朝康熙間復頹圮不治址爲居民所侵于是裔孫大鈞請于當事贖舊址重葺而新之糜白金二百五十鎰有奇形采鴻紛倍于其舊廟故未有記嗣子儁遵先志奉祀唯謹而屬予追書之予惟大夫孝

則雪父讐忠則以死諫其魁傑卓絶之概雖小夫婦人皆知其爲烈也吳瀕海僻左蕩析昏墊大夫相土味水築郛治兵以扞之躋吳于上國至今二千餘年民猶食其德弗替也是以唐狄梁公毀江南淫祠千七百獨存夏禹泰伯季札及大夫四廟誠以大夫之節義焯鑠彪炳且大有造于吾吳焉然此前人之記固已詳矣予皆可以無贅也惟是新廟緣起有不可不記者蓋常人之情非其職守則諉之度外戚單而屬疏則報本之義怠焉大夫列在祀典修其廟者司土之責也而大鈞能任之

自大夫以來至于我　朝譜牒不可得詳追其得姓所自而奉之爲祖遼遠甚矣而大鈞能急之則大鈞之爲人可知矣非其職而任之凡其分所宜爲者當何如也疏遠者而急之凡其誼聯一體者當何如也大鈞字公詒以醫術起家敦内行樂施予已諾必誠赴士阨困與中丞商邱宋公交好公撫吳十三年君未嘗以竿牘請託人有女美而貧欲渝盟以納君君力卻之其行誼如此故能率作興事新廟奕奕蓋素所樹立然矣自君以私家率錢董役而比歲

皇上鑾輿南幸復屢降
俞旨發帑金加丹堊大夫之遺烈益光殆將與胥
山之峩峩胥江之沄沄並永無極云

明左副都御史陳公祠堂記

陳公諱璿明成化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歷左副都
御史以勲節著憲孝兩朝沒後賜葬華山即其旁
建祠堂列在祀典後廢爲僧舍丁祭亦鈌康熙辛
夘暨乾隆戊午郡守陳公中丞張公先後請復祀
典顧尚未有耑享地祇就家祠致祭不稱實甚丁
夘歲裔孫某乃復營建耑祠於丁香里既成乞予

文刋諸麗牲之石予考公平生勲節卓卓不朽者大略有三一曰抗法觸奸不畏强禦一曰興利除獘功被生民一曰運籌靖亂智勇兼濟當公之在臺垣也妖僧繼曉以邪術進用憲宗惑之擢左善世發帑金數十萬於西華門外毀民居建大鎮國永昌寺公伏闕極諫廷杖幾絶復甦曉敗擢都給事中其後寧陽侯陳輔跋扈亂政内璫李興誣彭城伯張信欲陷以重法公復歷發其奸凡所糾彈皆人所搖手結舌弗敢言者而躓而復起不少挫抑斯其守道守官非所謂不畏强禦者歟湖廣貴

州諸省界連苗彝多設防禦而邊將往往尅減兵
食邊兵又多虛名冒餉軍國交病公被命往勘核
虛冒嚴尅扣於是將卒懾服他如請置天下社學
以端蒙養請修吳中水利以興農田勘吉府之獄
而寃抑得伸請理周王府之莊田而疑案立剖皆
興利除弊之大者若夫運籌靖亂之功莫如平海
寇施天泰等一事時天泰與其黨董英聚衆倡亂
所至攻劫東南騷動公嚴整水師於海口用輕舟
覘賊出入乘其不備襲擒天泰餘黨悉定蓋公之
勲節可見者如是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法施於

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而周禮司勳所掌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若公殆兼有之而爲祭法所必及者矣旣論譔其事并系之詩俾歌以侑焉其辭曰

公之立朝觥觥嶽嶽屈軼挺枝神羊厲角公之奉使民隱是諮勾稽讞決咸獲其宜公之龕暴拉枯摧朽枹鼓不鳴用殄羣醜公有成績紀於太常桑海雖遷遺烈愈彰榱桷旣新秩祀斯舉牲醴肥香登降拜舞惟公有靈風馬雲車酹以三爵公其來

乎

西林寺留碧軒記

禮言內亂不與外難不避如崔杼作亂晏子不死孫林父逐其君蘧伯玉從近關出是也然春秋於孔父仇牧皆大書特書以矜寵之何者患難死生之際人之所大懼苟能扶植名義捐軀截脰而不顧雖揆之於道或稍過焉君子猶取之况乎其合道者邪吾嘉定人士類能通經學尚氣節自明初王常宗以古文提唱後復有歸熙甫教授安亭里邑之從學者數十人最後乃有黃先生淳耀先生

以明崇正癸未進士在京師寓書其弟淵耀謂諸進士見第一人及第者嘖嘖口不置士不爲千百年一人而僅慕三年中一人器識庳陋已甚先生自命素如此頃之見國事日去未除官歸越二年嘉定城破城西南隅悉荒原破塚有廢寺曰西林因偕弟淵耀入寺東西並縊倉卒弟反居右未絕遽呼弟不可先兄復下使弟居左乃死其安詳整暇比於易簀結纓靡媿焉亂定後家人得尸以葬而血迹歎漬屋壁洒之不能滅迄今百年每陰晦則血坌起朱殷斕斑若新湼然張太史南華因署

其軒曰留碧設此壁毀後此數甎雖泥土爲之其入地猶當生丹砂竹箭必不化爲朽壤也嗟乎當啓禎之際草莽虛聲之士分立門户高自標置者何限先生方以文雄東南顧於一切立盟會角同異俱蕭然視若無有獨與二三君子守常宗熙甫之緒論講誦於荒江老屋中一旦時不可支從容赴義視平昔高談性命之學而臨難或至顛蹶而喪其守者豈不相逕庭歟先生歿後有龔智淵先生之子元端出家爲僧于此以奉先生香火弟子陸元輔輯錄遺文以傳而予大父卓人先生實受

經於元輔雖以予謭劣師友源流亦得私淑其傳用敢推明先生之大節而信其爲春秋之所必許如此

小有天園記

小有天園武林汪氏別墅本名壑菴
今天子御題今名而書額以賜者也歲辛未
天子南巡江浙三月朔　駕至杭州將幸淨慈寺取道經壑菴菴主汪湛率一門五世迎　駕伏拜道左
天子問此何地知府事杜甲奏言係孝子汪之萼

廬墓所後爲別墅孫守湜增葺之累世同居敦睦
好善
天子顧而色霽爰駐 蹕遊焉周歷池館翫賞留
連遂錫以嘉名銀牓奎章龍騰鳳翥越二日
聖駕再幸是園進早膳徹饌 賜湛等踰時 駕
旋湛等率族人跪送
天子問是一門五世邪嘉獎不已復 賜小有天
園詩一章湛等恭摹勒石蔭之華榱承以豐趺光
熊熊然上燭霄漢廼屬某爲之記伏念
聖天子宵旰憂勤猶不自暇逸肇舉省方盛典豈

徒以觀覽遊豫下荅臣庶望幸之忱云爾哉誠欲播教化察風俗俾比閭族鄙羣相勉爲孝友敦睦以化其鄉人今汪氏之先既以孝行顯而諸孫又能敦睦好善勿替厥緒則其世德相承以上契

宸衷而邀

睿藻之品題也固宜昔歐陽子作許氏南園記以爲園不足書特書其孝友之一節以示勸竊歎許氏之孝友敦睦與今汪氏同其園之見稱于士大夫亦與汪氏同而汪氏遭逢盛世獨得兩蒙

翠華之臨幸以爲光寵則其所遇之幸蓋又有過於許氏萬萬者抑又聞之泰州之山曰

小有洞天其附庸爲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如桃花源而王屋之洞亦名小有道家謂爲清虛之天今汪氏之園跡不遠乎城市而

御題亦標以小有夫固謂汪氏旣以孝友敦睦世其家則名教之樂地隨在皆洞天也而又奚必梯空鑿險窮乎無人之處然後爲絕境也歟是園在南屏慧日峰下司馬文正公隸書磨厓家人卦在焉湖山之全勝薈萃於此顧予於山高水幽木石亭榭諸美俱弗及詳而獨有取於汪氏之孝友敦睦以窺測

聖天子所以欣賞而命名者蓋竊取歐陽子之義

云

登蝦蟇碚記

十月下旬與錢塘戴廷熺蒲圻李標漢陽蔣正校衡山曠敏本仁和李汪度長洲吳𦘕方舟泝江抵扇子峽綸長舟覆裝囊壓濡不可行因宿焉明日乘便登蝦蟇碚碚字諸家字書俱不載唐張又新煎茶水記云峽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洩水獨清冷狀如鼊俗云蝦蟇口陸務觀入蜀記稱爲蝦蟇碚而李文子蜀鑑云夷陵有十二碚則此蓋其一焉峽州隋置即夷陵地今宜昌府也碚形之奇務

觀記盡之其水點茶尤有名陸羽定天下水品二十種江州廬山康王谷洞簾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水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峽州扇子峽下石窟洩水第四蘇州虎丘石泉第五廬山栖賢寺石橋潭水第六揚州揚子江中泠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水第八唐州桐柏縣淮南水第九廬山頂龍池水第十潤州丹陽縣觀音寺井水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水第十二漢江金州上流中泠水第十三歸州玉虛洞香溪水第十四商州武關西谷水第十五蘇州吳松江水第十六台州天台西南

峰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州桐廬江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又新則以揚子江第一惠山第二虎丘第三丹陽第四大明寺第五松江第六淮水第七品第不同然扇子峽水皆第四予與綸長取水就舟中煎茶啜之色香味皆無以異于凡水予嘗慨夫人心之日以險詖學術之日以鄙謬性不能慎習故然非其性惡也斯泉之出于山其性自然非若人性之遷于所習也何其味亦有時而變耶抑予輩辨之之不審耶相與歎訝久之剔蘚書壁而去

西莊課耕圖記

自予居嘉定縣城之西泝婁江而上過太倉州城而又西入支港曰吳塘行數里得小地名曰鶴灤明王奉常時敏之別墅曰西田者在焉吳祭酒偉業嘗爲賦詩者也而予有莊在其旁奉常居州城中以墅在其所居之西故名予莊距予居愈益西矣是宜名西而又欲稍自別於奉常之名憶杜子美有西莊王給事之語蓋謂摩詰輞川也遂假以名之予與摩詰無一似者也特取其姓之偶合焉云耳始予婦翁李君幹實有此莊割以畀予而予

遊四方久藉束修所入又首買其旁田數十畝繼又結茆屋數椽為課畊處環莊左右荒寂特甚一望數十里皆平蕪亂水溟濛迷漫惟夾岸多檉柳其北隱隱可見虞山而已村落三四煙火索然田既窳下雨潦則與江通民力耕不能自給多以績麻為業或言宜畚港中泥以築圩岸岸高則可以扞水港深則可以洩水收當倍而居民皆瘠苦莫能辦者夫以予之拙然使得屏絕人事壹其心力督莊戶用築圩法芟刈荒薉而疾畊焉庶幾不至於飢而死顧方蒙恩濫廁朝列別莊且數年矣莊

其愈弗治乎于是屬畫工作圖暇輒觀之以舒予之思焉嘻四民之業不能以相兼顧予於爲士之道曾未盡其毫末而自少篏弄筆墨習爲無用之空言遂不能自耕而惘然欲課人之耕兹予所以愧也且彼富人田連阡陌暇而行田指揮傭奴千百爲羣以予莊絜之不啻如太倉之稊米顧巳不能自耕而惘然欲課人之畊兹予所以重有愧也